

卷一

扬子百年记

大脚

雾

百年图景 绚丽人生
小说笔法 史诗风格

枫亚著

作家出版社

本卷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晚清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为背景，描述了长江口大脚沙岛上张、姚、刘三个家族既矛盾又依存的复杂关系，展示了沙岛民众对禁烟和英军入侵的种种心态，刻画了沙岛民众的生活和风俗画面。小说塑造了在抗英战争中英勇殉国的总兵张春龙的形象，以及族正张春彪、田业主姚尚正、商贾巨富刘百晓、士子张炳华、汉奸姚志舟等不同政治倾向和社会地位的人物形象及其人际关系。

扬子百年记

卷一

枫亚著

作家出版社

年图景 绚丽人生
说笔法 史诗风格

大脚 雾

谨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长江
口为中华崛起而负重奋进的几代
沙地人！

内 容 提 要

本卷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晚清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为背景，描述了长江口大脚沙岛上张、姚、刘三个家族既矛盾又依存的复杂关系，展示了沙岛民众对禁烟和英军入侵的种种心态，刻画了沙岛民众的生活和风俗画面。小说塑造了在抗英战争中英勇殉国的总兵张春龙的形象，以及族正张春彪、田业主姚尚正、商贾巨富刘百晓、士人张炳华、汉奸姚志舟等不同政治倾向和社会地位的人物形象及其人际关系。

—

一个土人打扮的年轻人，坐在驴车上，抬头望望日头已经“上角”（日头在东南天），猴急地对穿着褴褛的驾车人催说：“老哥，烦你赶快点！”

高高地坐在驾座上的老哥，不慌不忙地转过脸来问：“什么班？”

“大脚班！”

老哥说：“大脚班怕是赶不上了。”说罢，“啪”一声响鞭，还大声吆喝了一声“驾”。

无精打采的驴，顿时把两只羊角耳朵竖直，鼻孔里喷了一声“杜”，腾开瘦腿，笃笃笃小跑起来。哪知跑了一箭之地，站着不动了。

“什么毛病？”土人问。

“它呀，刚才水喝多了，要放掉点。”等瘦驴扯完尿，主人不忍心地轻抽了一鞭。

瘦驴刚刚“轻”完“装”，可能感到轻松了许多，顺从地把瘦腿搬得飞快。

“相公，北沙人吧？”老哥主动搭讪。

“大脚人——你怎么听出来的？”

“北沙人和阿拉上海人口音不一样，你们说的是‘啥么事’，阿拉说的是‘啥个事体’——呃，相公贵姓？”

“便姓张。”土人无心搭讪，勉强说。

“张相公，你们北沙都是些滑稽人头，地名取得怪，什么‘拳头沙’、‘脚跟沙’，什么‘老虎沙’、‘梢箕沙’……这‘大脚沙’有啥个来头呀？”这个上了年岁的驴车主原来是个噜苏嘴。

“顾名思义，沙岛像一只大脚板的样子。”土人说完不想再答。把眼睛盯着向后退去的上海县城的热闹街道。

“哈哈，这‘顾名思’是你们大脚沙上什么人？”噜苏嘴没有听懂文绉绉的“顾名思义”。

土人揶揄地一笑，不再吱声。

驴车的铃铛嘀铃嘀铃响着。驴车穿过热闹街市，往南转个弯，老哥喝了声“弋——”瘦驴立定了下来，随即昂起长脸，“烘啊烘啊”地畅叫了几声，乘兴伸出了第五条“腿”。

“十六铺码头到啦。”老哥说。

土人为了赶时间，数也不数地掏出一大把制钱给了老哥。径自往码头快步奔去。

码头的趸船边，靠着一只不大的木航船，篷帆正在升起，船身在几个水手使篙撑动下缓缓离开趸船。驾驶台上的老大正在吹着“铜波罗”（笛）。

“喂，开大脚吗？”土人急喊。

“对，开大脚。”水手看出土人要搭船，便用竹篙上的铁钩子钩住趸船。航船重新靠到趸船边。

土人庆幸地跨上航船。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。

“相公，凳上坐。”水手招呼土人坐。

航船驶入航道。时值清明过后，正刮东南风。水手扯的是半篷，因为黄浦江内要控制慢速航行。

士人在一张木凳上坐定后，看看身旁的一些乘客，都是些做买卖的，什么鸡笼子、泥螺桶、甲鱼簍，都是空空的，显然从大脚沙带来的禽鱼货色都已脱手。他们尼嘎叭嘎地谈着上海人怎么会吃。从这些大脚沙人身上发出的汗臭、脚臭、鱼腥味、鸡屎味直冲士人高雅的鼻孔眼子。尤其，几个吸旱烟的，烟子喷得云里雾里。一个獐头鼠目的人，诡秘地小声问同伙：“弄到黑货没有？”同伙说：“风声这么紧，没有门路到哪去弄？！”

士人听出来了，他们谈的“黑货”，是指走私的鸦片；“风声这么紧”，是指官府勒令禁烟。

这时，从船长室走出一个个头不高、身材略胖、有着一副方中带圆的面孔的人来。他约摸四十八九岁，脸上总留着永不消退的笑容。他身穿青布长袍，长袍外面套着一件绫罗马褂。船客们几乎都认识他，都主动地叫应他“刘老板”、“刘经理”。他也客气地对大家说：“各位好邻居，这趟生意好的吧？”不等回答，他的目光和士人的目光对上了。

“这位阿是张大公子？”刘经理冒昧地问了一声。

士人马上热情地回答：“小辈正是炳华。刘家伯，这船是你的吧？”说着站起身来。

“正是正是——啊呀，炳华，什么风把你刮回老家来了？”刘经理笨嘴一把，抓住炳华的膀子，拖着要往船长室走，并以夸耀的口吻对船客们说：“大家认识吧？这位是我们大脚沙最有学问的人，是张举人张炳华呀！”

众人都欣喜地望着张炳华。有两个四十出头的人，笑着说：“炳华，当了举人这么多年，在外头跟你的伯伯做官，可别忘了我们光屁股一道长大的泥腿子啊！”

还有的说：“炳华，做了官，怎么不戴顶戴呀，还像个老百姓嘛。”

张炳华谦恭地说：“列位乡亲，炳华做的是芝麻绿豆官，不

值一提的。”

还有一个生着兔唇嘴的老汉，眯眯小眼说：“刚才，我来看去看他像他的父亲春彪，可我没敢喊，怕喊错了。炳华，你出去快十年了吧？”

张炳华盯住兔唇嘴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你是——”

“他是姚缺嘴！”有人打趣喊。

“他属兔子的！”更有人拿老汉开心。

张炳华经人这一喊，想起来了，他是大脚沙上帮人打长工、入冬后拎着狗屎达（畚箕似的东西）拾狗屎的姚撼，便规矩地唤了声：“姚伯伯！”

“唷，姚撼，人家大举人还唤你伯伯了！”打趣人进一步打趣。

舱里笑声四起。

“好了好了，”刘经理向众乡亲摆摆手，“大家别打棚（开玩笑）了，有要和炳华说话的回大脚沙说去，这会儿我先请炳华去呷口茶。”说着拽住张炳华手往船长室走去。

船长室在下舱，有一张单人小床，床头有一个小茶几，小茶几上放一把紫砂茶壶加三个瓷茶杯。刘经理和张炳华并肩坐在小床上，顺手拿过壶，斟了一杯温茶，叫炳华喝。随即从床底下拔出一只水烟筒来，问：“这个抽的吧？”

张炳华摆摆手：“不抽。”

“呃——当官不便抽‘黑’的，抽水烟怕哈呀？！”刘经理说着，操起一把精致的火刀，拿过一块火石来，对准火媒子头上剩下的余灰，啪啪两刀，火媒子被火石上迸出的火星引燃了。然后，将火媒子夹在手指缝里，另一手装水烟，装罢，扑一声，吹燃了火媒，点着水烟，啵啵啵，啵啵啵抽起来。抽完一管，扑一声吹出烟灰，再装第二管烟。如是，连抽三管，过了瘾，重新把水烟筒放在床底下。

“炳华，”刘经理一肚子话要说了，“你做了举人，我唤你炳华，你不见怪吧？”

“刘家伯，你是长辈，喊我小名都没事。”

“你小名叫阿大，哈哈，举人叫阿大！”刘经理笑得弯了弯腰。“炳华，你这次探亲，是从京口（镇江）回来，还是从别的地方回来？”

“刘家伯，这说起来话就长了。”张炳华有些感伤地叹了一口气。“国朝（道光朝）十四年，我大伯张春龙在京口协水师升为副将，我在大伯手下当了个九品文职。不多时，有人诬告我大伯在做川沙营参将时玩忽职守，皇上听信了，将我大伯调回川沙，降为参将。后来总督陶澍大人伸张正义，向皇上奏明原委，皇上这才准许恢复我大伯副将军阶，不过不再在京口协供职，而奉命去浙江，当了黄岩镇总兵。我也就跟我大伯到了黄岩镇，充任八品文职，直到今天未升迁。”

“你是江苏举人，怎么弄个八品，还不及知县嘛。”刘经理有些为炳华抱不平，“你大伯也太那个了。”

“不能怪我大伯，如果重用我，提拔我做七品、六品官，人家会有闲话的，在官场做事也有官场的难处。”

“炳华，当时你盘算错了，你怎么不去应会试？一次不取应试二次，二次不成三次，哼，说不定早就是一甲一名了。凭你的才气，你放着状元不做，有多可惜。状元做不到，你做进士总归是稳的吧。你做状元、进士，我们大脚沙人都能沾到你的光嘛，你刘家伯我在人面前腰杆子也硬三分嘛。”刘经理说得真诚。

“刘家伯，不谈这个了。当时，我听说龚自珍、魏源他们天赋如此之高，也一次次名落孙山，我不想去自寻没趣。再说，我大伯待我很好，也要我在他身边谋事。我看，这也是命中注定，学至举人就算到了顶了。”张炳华不无自嘲地说。

“炳华，既到这一步，我劝你想开点。取得举人资格，已经

烧高香了。你看，你祖父，应试县考也未通过，连个童生身份也没有；你父亲，得了个童生身份，两次院试，都未取，如今六十的人了，还是个老童生。再拿我来说，同你父亲一样，至今有人问我是不是秀才，我没脸回答人家。童生算什么，什么也不是，还是个乌老百姓。”刘经理也为自己仕途无门而怅然起来。

轮到张炳华劝刘经理了。“刘家伯，想开点。仕途不通，还有商途、工途嘛。你天生是个商才。大脚镇是靠你造出来的。镇上店号十有九家由刘家伯开办，方便了沙岛上的百姓。论家产，你要超过我们张家宗族。”

“超过你们张家不可能。不过，论行商，我确是一头的劲，即使蚀了本也开心。”被戴了高帽子的刘经理，有点眉飞色舞了。

“听说刘家伯开办了个航运客栈，是吧？”张炳华探问说。

“不错，你去京口之前，我只有两条小船，跑跑上海。前几年，我添了几条船，现在我的船跑上海十六铺，跑通州，跑崇明，跑浏河，可以说四通八达了。炳华你想，我们大脚沙岛，悬在大江大海里，没有船就寸步难行嘛。”

张炳华赞赏说：“刘家伯眼光看得远。夷人和中国通商，飘洋过海，靠的是大船。夷人的船装了机器，不再靠风帆；将来刘家伯的船，迟早也要装上机器的。”

刘经理向往地说：“这要靠天朝造机器才行。”

张炳华问：“刘家伯的航运货栈，取了个什么样的招牌？现如今，行商办实业，招牌也很要紧。”

刘经理兴致勃勃地说：“炳华，你不亏是举人，懂的东西多。招牌好比人的衣衫。俗话说：‘人靠衣装马靠鞍。’我的航运货栈，开始叫‘大脚航运货栈’，这个牌子打进上海十六铺，被老码头们笑歪了嘴。后来，我把它改成‘大甲航运货栈’，上海老码头们的头点得像鸡啄米，都说我改得妙。这不得不要埋怨我们的祖先，好端端一个沙岛，怎么取‘大脚沙’这个鬼名字呢？前

年，我向你的父亲，还有姚尚正，提出把‘大脚镇’改名为‘大甲镇’。哪晓得沙上老百姓听说要改名，都骂我造孽，说是我们老祖宗给沙岛取的名，你刘百晓有什么理由改。我说，天下哪有把地名叫做‘大脚’的？老百姓说：‘天下哪个人没有脚？叫大脚碍你开店发财啦？’我刘百晓像犯了弥天大罪，被百姓骂得狗血喷头。”

张炳华听着听着，哈哈畅笑出泪来。煞住笑后，琢磨着说：“刘家伯，你是该骂的，因为你触犯了大脚沙的民意。你往细处想，我们大脚沙人世代代喜欢轻快，喜欢说点打棚话，这可以说是大脚沙人的性港（性格）。一说大脚，大家难免要想想、看看岛上人的脚，便觉好笑；脚可是个好东西，没有了脚，你我就得用手走路，那就真的寸步难行了，所以大家爱脚、尊脚，那也是天经地义。其次，也确有个继往开来的尊重祖宗的意思，祖宗喜欢的我们最好不轻易改它。”

两个在大脚沙上的头面人物，论脚论得神采飞扬，唾沫星子喷得像麻花雨，时而伴之于忍俊不禁的俗愚笑声。张炳华似觉有弃官还俗之轻松感。

谈笑之中，不觉航船来到了吴淞口。二人从底舱爬上来，立到舱板上。时值巳时时分，日头已近中天。东南风挟带菜花香，拂面吹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“炳华，看看我们家乡的吴淞口吧！”刘百晓指指江口外的浩茫水域。

张炳华屈指算来，有十余年没有到吴淞口了，此情此景，好新鲜啊。举眸远眺黄海、东海与扬子江汇流的洋面，其气派，远胜于钱塘观潮，更胜于京口甘露夺观大江之景。“好去处，好去处啊！”边看边喃喃着。

观赏了一阵，张炳华出于军家的职业感，注目于黄浦江口两侧的炮台。边看边对身旁的刘百晓说：“吴淞江口，南为上海门

户，西为苏常藩篱，确为东南第一险要。明代万历年间，黄浦江西岸筑了炮台；清代康熙年间，又在东岸筑了炮台。外夷如若来犯，这里定是烽火连天的战场。”

刘百晓说：“我敢说，普天之下，没有一个外夷国敢打我天朝大国！”

张炳华说：“防夷之心不可无。万历、康熙在此构筑炮台，就是为了防夷入侵嘛。”

刘百晓指指西炮台说：“炳华，你们张家族中的张炳山，就在西炮台当什么伍长，后来提拔当了什长，你知道的吧？”

张炳华说：“家父前几年写信给我，提起过炳山在吴淞炮台。此刻，我若能和炳山弟晤上一面，那有多好。”

“炳华，这炳山和你是几堂兄弟呀？”

“他和我是一个曾祖父，他的祖父和我的祖父是亲兄弟，他的父亲张春林和我的父亲张春彪是嫡叔伯弟兄，我和炳山可算是三堂兄弟了。”

“不出五代是一家嘛。你们还算是蛮近的弟兄呢。”刘百晓说到这里，看看近午的日头，赶忙对航船的伙头叫说：“夯大！夯大！”

“刘经理，中饭备点哈物事？”夯大伸头问。

“十六铺买了荤腥没有？”刘百晓问。

“蹄膀、鸡脯、牛肚、鸭掌。”

“好，有好吃的全搬出来，我要和张举人痛饮几杯！”

“好嘞！”夯大像个跑堂的，高声欢应着，劈啪劈啪拉起风箱，忙吃的了。

二

说起大脚沙的历史来，最清楚不过的是数张炳华的祖父张兆武老人了。可以说，他是大脚沙的活的地方志。

“那也是祖上一代一代传言下来的。”张兆武老人每当有人听他讲大脚沙历史时，都要这样说明一下材料的来源，以取信于听众。张春龙、张春彪、张炳华、张炳山等子孙辈，都听这位老人讲述过多遍，甚至耳门里听出了老茧来。

话说万里长江，滔滔向东流淌。江水夹带万顷泥沙，流啊流，流到长江口，泥沙就像浊水遇到明矾，慢慢往下沉。今日沉，明日沉，今年沉，明年沉，年代多了，江中便长出“沙馒头”来。这沙馒头，书本上叫岛。长江口这样的沙馒头越涨越多。多了挤不下，怎么办？老天爷自有安排，把先涨出来的坍到水里去，然后再涨出新沙来。

老辈里说，在唐朝年间，长江口的水面，忽见紫蜃吐气成云，随后就腾涌出两个老大老大的沙馒头，被人唤作东沙和西沙。武则天女皇帝当权时，东沙和西沙上来了打渔的和拾柴的人，造了环洞舍。西沙岛后来取名崇明。

到了宋朝，东沙、西沙坍没了，又涨出一块沙，有句容县的朱、陈、张姓三家来沙上捕鱼煎盐。我们大脚沙上的张氏宗族，就是从句容县迁来的，所以张氏宗族的根在句容。不过句容张氏家族从哪里来的，无族谱可查。

大约八百多年前，邻近再涨一沙，句容县的姚、刘两姓来到沙上开垦。现在我们大脚沙上的姚、刘两宗族，其祖先也在句容。

元、明两代，崇明县城先后坍了五次，县衙门搬了五次家。

到了清朝，崇明岛越涨越大，坍不掉了，就像一个大樨头打进了长江口。

我们大脚沙，大约是在明代涨出来，边边角角虽也有涨坍，但始终没有沉入江底。经张、姚、刘三族一代一代开垦经营，也就渐见兴旺起来了。

大脚沙形状像一只草鞋底。据传说，有一个大脚仙人在长江口踩了一脚，留下了这个脚印子。因此，我们张、姚、刘三家老辈里人把这沙取名大脚。

大脚沙位置在崇明岛以北，归崇明县管辖。大脚沙以北和东北，后来又涨出一批沙来，什么汇龙沙、九龙沙等等，县衙门把大脚沙以北大小十余沙统称崇明县北沙。

到了乾隆年间，大脚沙已是个由东到西八九里，由北到南四五里的沙岛。岛上设一个乡，便于县衙对岛进行管理。乡领两个保（保又称里，或称图），即西保和东保。每保辖十甲。每甲辖十牌。每牌辖十户人家。游民、烟民不入甲牌，列为畸零。大脚沙上，论谋生，种田人最多。

大脚沙有一条镇，就是大脚镇。最早，大脚镇上只有两三个小店，后来有了七八个小店，真正热闹起来，像个码头，那是刘百晓出了力。这大脚镇的位置为什么选在沙岛北侧？因为北侧有利于避风暴。而且，岛上惟一的港湾也在北侧，南来北往的渔船、航船、兵船、缉私船一遇到风暴，就开进大脚港避风。大脚镇市面闹猛，这和有这样一个港湾分不开。

大脚镇上，由张家宗族和姚家宗族联办义学堂，即大脚书院，已有近百年历史。所以岛上出过一些识字人。前后出过十几个秀才。出过一个举人，就是张炳华。还出过一个拔贡生姚志刚。

大脚沙出了一个武官：是张春龙，浙江黄岩镇总兵。还有一个姚志飞，是狼山镇的一个哨长。

大脚沙上遭过兵灾，那是明末郑成功的兵和清朝兵开过一仗。明亡后，大脚沙上来过一次倭寇，倭寇打家劫舍，杀死了几个百姓。自此以后，大脚沙没有再生战乱。但风灾、水灾不少，这是由于大脚沙地处长江口的缘故。

大脚沙的庆裕寺和庆静庵，由刘家宗族于清朝雍正年代创建。出过宏玉禅师。宏玉圆寂后，还出了至远禅师。庆裕寺香火连绵不断，初一、月半烧香的人多。庆静庵有尼姑四人，常到乡下化缘……

三

“彪儿，今朝是初几啦？”患病卧床的张兆武老人，让家人把二儿子张春彪唤到虎脚床前，有话要吩咐。

“爹爹，今朝是三月初九。”二儿子说。

“哦，初九，不错，前天我问过二娘娘，说是初七。”

“大后天，是爹爹生日，吃面的事，我已经张罗好了。吃面是做九不做十，今年你七十九岁生日，所以今年为你做八十大寿。”

老人闭上眼睛，点了点头。随即睁开昏花老眼问：“隆盛那边，去问过没有？”

老人说的“隆盛”，是大脚镇上刘百晓开的布店，店名叫“隆盛商号”。老人说的“问过没有”，是指问问有没有信，他盼大儿子张春龙来信。

道光年间，邮递靠驿道递送。驿道在各地设站处。崇明县城内就有一个驿站，但在乡村不设站，信件由乡村小镇上的某家店号代办。大脚镇的代办店是隆盛商号。我们中国创办邮政局，到了光绪四年（1878）才开始。

“问过隆盛了，没有信。大阿哥忙于军务，怕是顾不上给家里写信。大阿哥对你蛮孝顺的，他会记住你生日的——参汤喝过没有？丸药吃过没有？”春彪耐心地解释，尽量用话安慰老人。

“喝过了，吃过了——军务忙，炳华不能写呀？”老人固执地责备大儿子张春龙。

“爹爹，你坐起来，抽几口水烟吧！”春彪搀扶老人坐了起来，装好水烟，点好火媒，让老人抽。

一阵鸭楼坑似的响声之后，老人精神好多了，索性背倚床插板坐着，不想躺下。

“几桌？”老人的心思转到过生日上来了。

春彪见几管水烟消了老人的气，嘿嘿一笑说：“请吃喜酒‘耐’（不请自来之意）吃面嘛。准备十张台子人。”

“几碗？”老人问酒宴规格。

“六盆六碗，外加寿桃、寿面。”

“钱？”

“大阿哥不在家，全由我来了。”

“破费彪儿和二娘娘了。”老人歉疚地说。

“爹爹，不要说这话，我的家产都是爹爹传给我的，你是蜻蜓吃尾巴——自吃自嘛。只要爹爹活百岁，大阿哥和我就开心不过了。”

一番至诚的孝心话，说得张兆武老人的嘴角歪了歪，那是一种宽慰的笑意。

“姚家、刘家会有人来吧？”老人用在吃面上的心思还没有中断。

“难说，估计，刘百晓会来的。”

“哨上呢？”

老人说的“哨”，是指崇明防军驻在大脚沙的一哨队伍。

“哨长从言谈中，蛮敬重大阿哥张春龙，开口闭口‘张总

兵’，所以说不定要来喝一杯的。”这是张春彪的估计。清代绿营正规军有“禁扰民”的规矩，但县以下地方军，都是本乡土人，和乡村头面人物还是偶有往来的。

十九世纪三十年代，中国江河行驶的大小船只，都靠风帆作为动力。所以船民有句俗话：“航船冲不冲，要问风公公。”

大甲航运货栈的班船巳时由上海十六铺开航，至当日亥时（近半夜）抵达大脚码头。这个速度比前几个班次快，主要因为东南风帮了大忙。

刘百晓命航船上的一名小厮，打一盏灯笼，送张炳华回家。

张炳华下了船，走过一道跳板，上了用砖头砌的码头。当时的码头简单得很，没有灯塔、灯标、表潮杆、报风台等导航设备，仅在一根木头杆子的顶上，用走绳葫芦吊上去一盏防风灯，灯光不比萤火虫的亮光强多少。因此码头显得暗沉沉、阴森森的。幸好，月亮还未落，有薄薄的月光照着简陋的港湾，走路还不至于跌筋斗。

“炳华，拜见你祖父、父母之后，明后天到敝宅来一聚。十二这天，你的祖父寿诞，我来府上为兆武伯贺寿。”刘百晓彬彬有礼地和张炳华道了别。

刘家小厮打着灯笼走在头里。有礼貌地对张炳华说：“张大入，当心绊着。”

“不要紧，夜路我常走的。”

张炳华出于对家乡的想念，凭借月光，往小小港湾里望了一眼。港湾里除了有一条船搁在无水的滩涂上，可说是空空如也。

“小老弟，港里平时有船吗？”

“小汛里有几条渔船。眼下小汛刚过，渔船又出去打鱼了，要到天亮才进港，挑鱼上市。”

“小老弟长在海边，懂得还不少呀。”张炳华称赞了一句。